

校雠學史

蔣元卿 著





校雠学史

蒋元卿 著

黄山书社



责任编辑：沙宗复

封面设计：李静云

校 雠 学 史

蒋元卿著

黄山书社出版

(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125 字数：170,000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2,500

统一书号：11379·10 定价：1.50元

自序

真想不到，这个小小的册子，竟会费去我一年多的时间。光阴过得真快，这一年不但学问没有进步，连做学的时间也不充分了，想起来，未免寒心！

回想动手史料蒐集的时候，正是慈母抱病的当儿，病榻之旁，夜深之时，一面翻阅抄录，一面偷看慈母病容，很想在她瞑目之前，得以看到这个小小的收获。现在墓草青黄，不觉又是一年了。打开旧日所抄的史料，笔尖划纸，如同刀尖刺心！

昨天，这书稿总算写完了，但我觉得很不满意，更感到无比惭愧。我对于史学并没有什么研究，现在竟谈此道，真所谓“班门弄斧”了。不过，方法虽非，却是处处真实；行文虽拙，一字不敢放过，盖已三次易稿矣。

有限的水平，自己的错误也看不出，挂一漏万之弊，亦所不免，如蒙读者指教，当在再版时更正。

最后，我当谢谢陈东原先生，在百忙中抽空为我校阅一过，体例方面，亦多指正。又供给我几种最有价值的资料，这部书稿始得“点铁成金”。

蒋元卿于安徽省立图书馆

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十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论校雠学	1
校雠学之定义 校雠学之重要	
二、论校雠学史	7
校雠学史之定义 校雠学之五期	
三、作书的动机	12
第二章 校雠的发轫时期	14
一、校雠的起源	14
二、孔门的校雠	15
第三章 校雠学的建立时期	19
一、设官校书之始	19
二、史家校书之始	26
三、五经刊石之始	29
四、文字的整理	32
五、私家的校雠	34
第四章 校雠学的衰落时期	40
一、汲冢书之校理	40
二、衰落之迹	43
三、目录之编纂	47
四、私家之校雠	51
第五章 校雠学的复兴时期	55
一、藏书之盛	55

二、贞观五经正义·····	60
三、开成石经·····	61
四、雕版与活印·····	63
五、宋之校刻·····	66
六、复兴之迹·····	73
七、校讎学有专书之始·····	77
八、说文解字之重见天日·····	79
九、刻板之比较·····	81
十、唐初两大校讎家·····	86
十一、私家校讎之模范·····	91
十二、私家校讎之盛·····	93
十三、删改之盛·····	105
十四、馆职之冗滥与图书之散乱·····	110
第六章 校讎学的鼎盛时期·····	113
一、概论·····	113
二、启蒙期的校讎学·····	116
三、全盛期的校讎学·····	119
四、分裂期的校讎学·····	124
目录学之独立 版本学之独立	
五、四库全书的校理·····	128
六、惠定宇的校讎·····	135
附：余萧客 王鸣盛 钱大昕	
七、戴东原的校勘·····	141
附：段玉裁 王念孙	
八、本时期重要校勘家(一)·····	149
九、本时期重要校勘家(二)·····	167
十、辑佚与辨伪·····	182
十一、校勘的总成绩·····	197

十二、最近之两大成绩.....	206
说文之总结集 旧小说之整理	
后记	219

第一章 绪 论

一 论校讎学

【校讎学之定义】 校讎二字，字异义同。刘师培释“校”字说：“校，训木母（母字，或误为田，今本作囚，并非），本横木之称。校讎本字，盖当作榘。《说文》：‘榘，敲击也。’《广雅释詁》：‘榘，击也。’古籍之文，凡义涉比核穷究者，恒由击义引申。并旁击深摅，以期核实也。霍交同部，故假校为榘；较为校别，作校亦同。是犹榘辜或作较辜，扬榘或作扬校也。”（《国粹学报》）“又校亦可作较，陆氏《释文》：‘校，户教反，字从木。若从手，用比较之字耳。今人多说乱之。’《佩觿》：‘较，音教，比也。’用此字者，当以明末为始，避熹宗讳故。”（《说文拈字正俗》）而清代惠、黄、顾诸家所校各书，大都用较字代校。

讎字，《说文》：“犹𦏧也。”（《康熙字典》作𦏧）《玉篇》：“对也。”《正字通》：“言相讎对也。”《韵会》：“讎，犹校也。谓两本相覆校，如仇讎也。”《尔雅》：“匹也。”郭注：“讎，犹俦等类也。”《方言》：“予赖讎也，秦晋曰讎。”据上所引诸说看来，是讎字有角比检考之意，与较可以互训。

后人用“勘”代表“讎”字，而称为“校勘”者。考勘字之意义，《说文》：“校也。”《玉篇》：“覆定也。”是勘字为两本重校之义。至于“校对”二字，不过是后人嫌讎字不雅，而任意更改的。其实，“对”“讎”二字，是具有同样的意义。

合校讎以成词，大约是起于西汉之世。刘向《别录》说：“校讎：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为讎。”（《御览》卷六一八引）据此，则不但校讎二字成词是在西汉，就是有具体的解释，也当以此为始。

校讎之成为名词，既是起于西汉，则校讎之所以为学，当然也在此时。不过，刘氏所用于校讎上之一切方法，使人可以意会而不可言传，因此校讎之学，虽然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但校讎学之有专书，却还不到八百年。请看《通志序》上的一段：

册府之藏，不患无书；校讎之司，未闻其法。欲三馆无素餐之人，四库无蠹鱼之简，千章万卷，日见流通，故作《校讎略》。

再看《校讎通义》所说：

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会于向、歆讨论之旨，因取历朝著录，略其鱼鲁豕亥之细，而特以部次条别，疏通伦类，考其得失之故，而为《校讎略》。盖自石渠天禄以还，学者所未尝窥见者也。

据上所引，可知晋宋以前，只有校讎之学，而无校讎之书。南宋以还，始由郑樵取历朝著录，略其鱼鲁豕亥之细，考其得失之故，勒成《校讎略》一书。虽然并未窥尽刘氏之奥旨，但筚路蓝缕之功，亦足使后人景仰了。

校讎之事，常人每以为能两本勘比，记其异同，便自诩为能事，其实不然。校讎之学，本来就是治书之学。自狭义言之，则比勘篇籍文字同异而求其正。自广义言之，则蒐集图书，辨别真伪，考订误谬，厘次部居，以及于装潢保藏等，举凡治书事业，均在校讎范围之内。故范希曾说：“细辨乎一字之微，广极夫古今内外载籍浩瀚；其事以校勘始，以分类终；明其体用，得其条理，斯称校讎学。”（《校讎学杂述》）

【校讎学之重要】 定义既如前面所述，然则斯学重要之点何在？此可于梁任公之《清代学术概论》中见之，他说：“质言之，则举凡自汉以来，书册之学问，皆加以一番磨琢，施以一种组织。其直接之效果：

一、吾辈向觉难读难解之古书，自此可以读可以解。

二、许多伪书及书中窜乱芜秽者，吾辈可以知所别择，不复虚糜精力。

三、有久堕之哲学，或前人向不注意之学，自此皆卓然成一专门学科，使吾辈学问之内容，日益丰富。

此最足见校讎学的真正价值与重要。盖往古典籍，既经金石竹简缣纸之变迁，复因数千年之传钞翻刻，讹误漏阙，势所难免。《抱朴子》：“书三写，以鲁为鱼，以帝为虎。”刘向《别录》：“古文或误以见为典，以陶为阴。”是古书之流传，已失本来面目。后人日读误书，驯至作者之本意，日就否塞。遂以一字之是非，引起学者哓哓之争辩。故校讎之学，实为学者应有之基本学术。

校讎一事，似易而实难，似粗而实精。不明校讎之法，固不能为功；然即有精密之方法，若不悉古书致误之由，则亦无所施其技。兹据王念孙之《读淮南子后序》及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等书所载，条分于后，俾学者有所遵循。

（一）误字

（1）因古字之误 《书·大诰》：“宁王遗我大宝龟。”“予翼以于敕宁武图功。”“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乃宁考图功。”“予曷其不于前宁人图功。”凡诸“宁”字，皆为“文”字之误。按：“文”字，《成都鼎》作,《师舍敦》作,《改簠盖》作,《旂鼎》作,皆与小篆“宁”作者相似。汉代经师不识古文之“文”字，遂以为“宁”字，不知“文王”“文考”“文人”，皆周公指其

父文王而言，若作“宁王”“宁考”“宁人”，纵曲为之说，亦不可通。

(2) 因隶书之误 《淮南子·时则训》：“其柎曲筐筐。”高注：“柎，持也。三辅谓之柎。”按：柎音朕，为架蚕薄之木。隶书“柎”字或作柎，而各本遂误为“樸”字。不知柎曲筐筐四物，皆蚕桑之具，若作“樸”字，当作何解？

(3) 因草书之误 《淮南子·齐俗训》：“柱不可以摘齿，筵不可以持屋。”高注：“筵，小簪也。”按：筵音廷，言小簪可以剔齿，不可以支屋。因筵之草书与“筐”之草书迺相似，各本遂误为“筐”字。

(4) 因俗字之误 《淮南子·原道训》：“欲穴之心亡于中，则饥虎可尾。”按：“穴”本俗“肉”字，道藏本误作“寅”字，各本又误改为“害”字。

(5) 因假借之误 《淮南子·览冥训》：“蛭蟬著泥百仞之中。”按：“蛭蟬”与“鼃鼃”同。各本“蛭蟬”误为“蛇鰻”，则与下文之“蛇鰻”相乱。

(6) 因难识之误 《墨子·经上》：“恕，明也。”按：“恕”即“智”字，谓有智识方明于事理也。旧本皆误作“恕”字，盖不识“恕”字而妄改，惟道藏本及明吴宽钞本不误。

(7) 两字误为一字 《淮南子·说林训》：“狂者伤人，莫之怨也；婴儿冒老，莫之疾也，贼心凶。”按：“凶”当作“亡也”二字，“也”误为“山”，又与“亡”合而为“凶”。贼，害也；亡，无也，言狂者与婴儿，皆无害人之心也。

(8) 一字误为两字 《礼记·祭义》：“见闾以侠觭”，郑注云：“见闾当为觭。”

(二) 脱字 《淮南子·原道训》：“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见

也，而贤者弗能避，有所屏蔽也。”高诱注：“以渝利欲，故曰有所屏蔽也。”各本正文脱“有所屏蔽”四字，则注文无依据矣。

(三)衍文 《吕氏春秋·侈乐》：“遂而不返，制乎嗜欲，制乎嗜欲无穷，则必失其天矣。”按：下“制乎”二字，涉上“制乎”二字而衍。

(四)叠字 《逸周书·大开武》：“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维王其明用开和之言，言孰敢不格。”按：“程”字不当叠，降寤于程，降因于商，皆天所降也。若作“程降因于商”，则不可通也。“葛”字亦不当叠，孔注：“商朝生葛，是祐助周也。”可知孔晁所据本不叠“葛”字。“言”字亦不当叠，孔注：“可否相济曰和，欲其开臣以和，则忠告之言，无不至也。”是孔读“维王其明用开和之”为句，“言孰敢不格”为句，不叠“言”字可知。

(五)重文 《诗·硕鼠》：“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韩诗外传》两引此文，并作“逝将去女，适彼乐土；适彼乐土，爰得我所。”按：此当以《韩诗》为是。《诗》中叠句成文者甚多，如《中谷有蓷》用“慨其叹矣”两句，《丘中有麻》用“彼留子嗟”两句皆是。盖古人遇重文，止于字下加二画认识之，作“适=彼=乐=土=”，传写者误作“乐土乐土”。此观石鼓文“君子爰=邐=爰=旂=”二句可知。

(六)阙字

(1) 阙字作空围而致误 《大戴礼记·武王践祚》：“机之铭曰：皇皇惟敬，口生𠵽，口戕口。”卢注：“𠵽，耻也。言为君子荣辱之主，可不慎乎？𠵽，𠵽𠵽也。”孔广森补注：“𠵽有两训，疑记文本作𠵽生𠵽，故谓之口戕口。”按：今作口生𠵽者，盖传写夺𠵽字，校者作空围以记之，则为口生𠵽，遂误作口生𠵽矣。

(2) 本无阙文而误加空围 《逸周书·痛微》：“欲

与无□则欲攻无庸，以王不足。”按此三句，本无阙文，“欲与无则，欲攻无庸，以王不足。”皆四字成句，下文“奉若稽古维王，克明三德维则，威和远人维庸。”正对此三句而言。浅人不知“无则”与“无庸”相对成文，而以“则”字属下句读，因疑“欲与无”下当有阙文，乃以□识之。

(七)偏旁 《周礼·大宗伯》：“以衿礼哀围败。”郑注：“同盟者，会合财货以更其所丧。”按：原文作“会礼”，故郑玄直以会合财货说之。后人因涉下文之“礼”字，遂误加“衿”旁。

(八)错简 《易·繁辞下传》：“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之乾坤。”按：“易穷则变”至“吉无不利”二十字，以上下文法言之，殊为不伦。疑此二十字为《上篇》“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以下之脱简。“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乃文之重出者。

(九)颠倒 《淮南子·俶真训》：“势利不能诱也，辩者不能说也，声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滥也，智者不能动也，勇者不能恐也。”按：声色句当在辩者句前，则势利声色，以类相从；辩、美、智、勇，亦以类相从。《文子·九守篇》正是如此。

(十)混淆

(1)正文误作注文 《淮南子·主术训》：“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无形也。”此引《老子》而释其义。各本以“言建之无形也”六字，误作注文。

(2)注文误作正文 《诗·丘中有麻》：“将其来施”，《传》曰：“施施，难进之貌。”按：经文本止一“施”字，而传以“施施”释之者，盖古人传注，自有以重言释单言之例。今本作“将其来施施”，即涉传而误衍一“施”字，

(十一)妄加 《淮南子·本经训》：“异贵贱，差贤不肖，经诽誉，行赏罚。”按：“差贤不肖”当作“差贤不”，“不”即否之假字。浅人不知假借，遂于“不”下妄加一“肖”字。

(十二)妄删 《淮南子·道应训》：“遨幼而好游，至长不渝解”，按：“渝解”二字，相连成文，犹懈怠也。后人不知“渝解”为古语，遂作“至长不渝”。

(十三)误改 《淮南子·原道训》：“乘雷车六云軿。”谓以云軿为六马。后人不知“六”字之义，遂改“六云軿”为“入云軿”。

(十四)误读 《论语·子罕》：“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此“夫”字为感叹助词，本属上句读。后人不知，乃误连下文，读作“夫何远之有！”已失古人之语气。

古书之讹误，既如上述之多，然详審其致误之原因，无非以校讎之不精，以讹传讹，遂使古书文益晦，义益舛，至于不可解读。俞樾说：“夫欲使我受书之益，必先使书受我之益。不然，‘割申劬’为‘周由观’，‘而肆赦’为‘内长文’，且不能得其句读，又乌能得其旨趣乎？”（《札迻序》）是校讎一事，实为治学最重要之基本工作，而不可以或忽。

二 论校讎学史

【校讎学史之定义】校讎学史，也是历史之一种。欲明其定义，不可不先明历史之定义。梁任公曾为历史下一定义说：

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中国历史研究法》）

根据梁氏所说，我们可以取得一最狭义的校讎学史之定义是：

叙述校讎学进化之历程，及探索其沿革变迁之前因后果，使后来校讎学家详知今后校讎学之趋势，以定建设之方针。

照这定义看来，则它的使命可以分为二种：一是叙述关于过去校讎之事迹，和其演变及趋势，作一总结算，使已往的史迹可以存留。二是以过去的事实，贡献在校讎学家的面前，藉此可以走上进化的正轨。因此，它的作用，也不外乎希望现在各校讎学家，能斟酌古今，建立精密的、科学的新校讎学，不至再蹈事倍功半之弊。

【校讎学之五期】 校讎学之发展，大概可以分作五期：一是发初期，二是建立期，三是衰落期，四是复兴期，五是鼎盛期。

校讎学的发初期 三代之时，法具于书，书守之官，故天下术业，皆出于官师之执掌。至于盛周，犹遵此制，《礼》在宗伯，《乐》隶司乐，《书》藏外史，《诗》领于太师，是为官师合一之明证，故天下得以同文治，私门初无著述。东迁以后，官守失司，而学业仅赖师传，于是在朝之事，变而在野，自此不能禁私门著述之兴矣。暨夫周室道衰，纪纲散乱，国异政，家殊俗，褒贬失实，隳紊旧章。至是始有孔子，以天纵之才，当倾颓之运，叹凤鸟之不至，惜将墮于斯文，乃述《易》道而删《诗》《书》，修《春秋》而正雅颂，坏礼崩乐，咸得其所。虽其时校讎之法未立，然是正伪讹，整齐脱误，亦可称为校讎之权舆。是谓发初期。

校讎学的建立期 孔子之时，修明圣经，以绌缪异。然自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夹氏传》），《诗》分为四（《毛诗》、《齐诗》、《鲁诗》、《韩诗》），《易》有数家之传（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费氏、高氏）。战国纵横，真伪纷争，游谈放荡之士，田慎列庄之徒，各极其辩。

诸子之论，纷然淆乱，皆成一家之言。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以刀笔吏为师，制挟书之令。学者逃难，窜伏山林，或失本经，口以传说。汉氏诛秦，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然书缺简脱，礼坏乐崩。故至孝成之世，乃命刘向等校理中藏经传、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书。自是以往，终汉之世，君臣上下，莫不以校讎为重，而校讎学之基础始得树立。是谓建立期。

校讎学的衰落期 汉自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縑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犹七十余载，西京大乱，扫地皆尽。自此已往，则战乱相寻，干戈是务，文教之衰，已臻极点。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永嘉之后，寇窃竞兴，因河据洛，跨秦带赵，宪章礼乐，寂然无闻。宋废帝时，秘书丞王俭别撰《七志》，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文义浅近，未为典则。齐末兵火延烧，秘阁典籍，遗散无存。梁初任昉，躬加部集，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余卷，而释氏不豫焉。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及平侯景，公私所藏，凡七万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陈文天嘉，又更鸠集，考其篇目，遗阙尚多。宋武入关，府藏所有，才四千卷，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后魏都燕，粗收经史，未能具全。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藏，稍以充实，暨于尔朱之乱，又复散落。后齐迁邺，颇更搜集，迄于天统武平，校写不辍。后周创基关右，外逼强邻，戎车未息，日不暇给。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加收集，方盈万卷。高氏据有山东，初亦访采，验其本目，残阙犹多。隋承北朝之绪，所收无多，平陈已后，经籍渐多，四部重杂，三万余卷，所益旧书，五千而已。炀帝即位，命秘书监柳顾言等，詮次西京嘉则殿藏书，三十七万卷，仅得正本三万七千余卷。藏

书虽富，惜无校讎之才，故不免有“冗陋鄙浅，无足观览”之讥。总之，此一时代，既为中国历史上最紊乱之时期，战乱相寻，几无宁日，社会不安，政治失常，而稽古右文之事，更不暇给，其校讎事业之衰落，也是自然之势。是谓衰落期。

校讎学的复兴期 唐初有书八万卷，重复相糅。贞观中，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为书者缮写，藏于内库。复命颜师古等刊正五经。玄宗命左散骑常侍昭文馆学士马怀素为修图书使，与右散骑常侍崇文馆学士褚无量整比。会幸东都，乃就乾元殿东序检校。及还京师，迁书东宫丽正殿，置修书院于著作院。其后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皆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给蜀都麻纸五千番，季给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岁给河间、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皮千五百皮为笔材。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其本有正有副，轴带帙签，皆异色以别之。至于五代，干戈相寻，海内鼎沸。周世宗显德中，始有经籍刻板，学者无笔札之劳，获睹古人之全书。后唐庄宗长兴三年(932)始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自诸国分据，皆聚典籍，惟吴蜀为多，而江左颇为精真，亦多修述。(《文献通考》)宋初有书，仅万余卷，其后削平诸国，收其图籍，及下诏购求，三馆之书，始以充实。真宗时，命三馆写四部书二本，置禁中之龙图阁，及后苑之太清楼，而玉宸殿四门殿亦各有书万余卷。徽宗时，以三馆书多逸遗，命建局以补全校正为名，设官总理，募工缮写，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楼，一置秘阁。迨夫靖康之乱，高宗移蹕临安，搜访遗阙，屡优贡献之赏，四方之藏，稍稍复出，而馆阁编辑，日益富矣。元起朔漠，未遑文事。世祖即位，用许衡言，遣使取杭州在官书籍板，及江西诸郡书板，立兴文署以掌之。(《钱补元史艺文志》)其尤可嘉者，郡邑儒生之著述，多由本路进呈，下翰林看详，可传者，命江浙行省，或所在各路儒学